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季氏篇〉第十章。

【孔子曰。君子有九思。視思明。聽思聰，色思溫。貌思恭。言思忠。事思敬。疑思問。忿思難。見得思義。】

「吾雖然忙，但必得要講，否則對不起大家。若所講如注解一樣，那你們自己看注子便可以了。吾講的與注子一樣，也有不一樣，偶爾有新發明，再採取合理的注解，因為不合理的注解居多，注得曲曲折折，多是炫耀自己的學問而已，所以吾不採取。縱使是吾採的古注，有未盡之意，吾變化文法來說說，其中都有吾的心血。因為注經必須先懂《爾雅》、《說文》，懂得訓詁，便知道其中的含義就有不同，如未之有也，換地方就都不同了。講東西的方法都不如佛學的唯識學，你們看不進去，大佛學家也不懂，全在日久天長的薰陶。吾講的你們入不進去，自己受害，吾一律平等，接受不接受全在你，縱使接受了但心不改變，也得不到好處。」這一章開頭雪廬老人先講出他依注解，當中有他老人家自己的發明，不是完全依照注解。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聽了之後，接受了雪廬老人這個講法，但是心裡不改變，也得不到好處。這是我們要依教奉行才能得到好處。如果沒有依教奉行，心裡不改變，雖然接受、明白了，但是好處也是得不到的。這一點是很重要。

「此章的注子都看不明白，今依唯識法說，但是一般有門戶之見的人，如同把一個梨切為二，一半儒，一半佛，得到儒的部分便以為好，得到佛的部分就以為不可，有這個道理嗎？」這一段雪廬

老人講，他這章書看注子都看不明白，所以他依唯識法，就是我們佛門的唯識學的方法來說。但是有門戶之見的人，他會有分別，如果講到儒的，他覺得很好；如果提到佛的部分，他就認為不可以。雪廬老人問，有這個道理嗎？不應該有這種門戶之見，有道理儒、佛我們都應該要接受。

「此章吾有講表，一看表就會講。」雪廬老人他有做講表。「先說這段的組織法，這段九句分四段，這一章是動作次第。孔子的用意，人一辦事就有對方，先知如何辦，再如何辦，依次第而來，顛倒就不行。」「首先是對境」，對境界，「辦事有對象，如何知道有對象？眼看耳聽都是對外，這是第一步。儒佛都是如此，佛家講六根，以眼耳為首，視以眼看，聽以耳聽，一律對外。有外邊的境界，就必須表現你的態度，說話眼不看人、聽不明白，便出誤會，這樣能辦事嗎？聽了之後要如何？往後你們念熟《常禮舉要》，便知約之以禮，例如人家辦喪事，而弔者大悅，合理嗎？」

「接下來對待人，要注意色，臉上青黃赤白黑，羞恥則臉色紅，發怒則臉色發青，病、不高興則臉色變白，不愉快則臉是黑的。色與貌不同，貌是容貌，色是顏色。不論有聲音與否，例如先是笑容滿面，臉一板又不同了。所以對外再來要省察自己的容貌，看看自己對待人是什麼態度。」

「再來就要辦事，言與行。若外境對象不看清楚，自己的表態也沒有顯現出來，怎麼辦事？」這表態也沒有顯現出來，怎麼辦事？「所以再來是出動言語、實行辦事。言語、辦事，辦事便是行。」

「最後有三條，又是另一類，這一類是吾的新發明，但也不是新發明，只是照著這樣分，這一類就是貪瞋痴。一寫這三個字，有人就以為是異端了，難道儒家沒有貪瞋痴嗎？」

『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』，「君子有九思，君子指求學的人，不求學者不論有無學問，不能稱君子，你們今日要學為君子，因為你們是來求學的緣故。自年輕到老都得求學，孔子說過，死而後已，台灣諺語也說：活到老，學到老。有弟子問：何時可以不上學？孔子指著墳墓，意思是死了才可不學。學與不學一迷一悟，悟則處處都通，迷則處處障礙」。

「求學君子必得有條件，有九個條件，而注重思。」「思字」，思這個字，「《六書通》云，念也。思念，再考慮。又擇理為思，經過前面的念慮，再精確選擇哪一項合理。再依佛家的說法，你們必須懂百法明門，一切法合起來為百法，明門有明才能開。門，入門，否則屋裡黑漆漆看不見。一百個法就是明字，明白了。百法之中有一個五俱意識，五者同時起，但一個是一個。日本國的法律，就是源生於佛學。現今的法律也是學這個，如刑法犯罪，必須具五個條件，先須作意，有意幹此事。其次有計畫，再著手，有動作。其中還分已遂、未遂，最後產生結果。經過這些條件犯的罪才成立，這是出自百法明門。百法的五遍行有觸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，一感觸，意念動，接受外頭狀況。一感受就會想，計畫想了之後才是思。有事才有思，儒家所說的考慮、選擇，思都有」。「君子有九條事情，必須用這思字」，用思這個字。「求學時先博學之，先學，第二步審問之，學了怕有聽不明的地方，所以要問明白慎思之，考慮了。再明辨之，篤行之，依著辦事，何錯之有？佛家講聞思修，上來必得聞，其次思，思不是打妄想，依百法解釋，思後才修。你們未之思也，不思那所修的是什麼？修的功夫不到，那成什麼功？所以聽懂一句，按一句做就成功。」

『視思明，聽思聰』，「下頭說九條，三種動態，一種結果。思是能，往外看等等便是所」，有能所。「視思明看明白嗎？所以

說明眼人，往外看必須看明白，這是一種結果。耳思聰，聽很靈動，某人說話什麼意思，知個大概。如聽音樂，孔子擊磬，有一位荷簣的人聽聞後便說有心哉！有什麼心？打的鐘、敲的磬與彈的絲弦便不同，如何能聽出來？如廟中的單百零八鐘，以高低等音把情思表現出來，如擊磬一般。我們辦事，為人、為社會，要看不看錯，聽不聽錯，聽明白不容易。」

『色思溫，貌思恭』，「色思溫，有人說，某人喜怒不形於色，七情不表現出來，這不是一時可學，君子不以聲色教人。君子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對人的容貌該如何？貌思恭，面對著對方或對一切人，容貌都必須恭敬，如今提倡見人笑，一見總統便笑，就是不恭敬。恭是面對對方一切表示恭敬，上對下可以有笑意，下對上不行，晚輩要仰而聽之，長輩要俯而就之，容貌必須思恭」。

『言思忠，事思敬』，「再來是動作，言思忠。忠，誠實，能做到就說，說真話，不能做到便不說。今人都說應酬語，往後你們必須學，朋友見面，作文都必須真實。士貴乎器識，不在乎文學，所以必須言思忠，這樣自然少說話。再者，要思想說的真心話辦得到嗎？所辦的對不對？如想去當小偷，不能說，不能說就不必幹」。

「事思敬，恭與敬不同，恭的底下為心，恭要出自於心，心中有恭，在外表現出來，誠於中則形於外。敬是辦某件事，一點不許辦錯、苟且，應辦十分而辦八分便不是恭敬、不認真，辦九分也不行，十分便辦十分，恰到好處，都為他辦到。如上課不準時，就是教學不敬。民為邦本，國者，從口從或」，或許的或。「不一定什麼人在其中，若言思恭，事思敬，何必需要警察？如漢代的文景之治，周朝的成康之治，圜牆監獄中一片荒草，沒有犯人。若家家荒草那便不行。」

「這以上都辦到之後，再加以考慮，如劉（霜橋）老師每逢講完經、講演後，便睡不著覺，為什麼？他思想他所說的如何，錯與不錯，因此睡不著，這是君子。」

『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』「以下是防非，事做完了，考慮所辦的對不對。疑思問，若心中有疑問仍然去辦，就錯了，這時應當思問。若以問人為羞恥，以顯自己的學問，冒充知道，如果不問，永遠愚痴。」

「忿思難，在社會辦事，有不高興，不能表現忿怒。一表現忿怒加在對方身上，他又再加回來，來回反覆便出亂子。《皇疏》注的比較好，雖然遇不合理的事加在你身上，也不以不合理的態度對待他。但是已經忿怒了，色、貌、視、聽、言語都會變，表現出來，對方便懷恨在心，後來狹路相逢，他必定以恨相對待，那時便有患難。所以每一發忿時，想到後來有患難。想免去將來的患禍，就不要表現忿怒，如漢代的劉寬。讀書所為何事？讀聖人書，學聖人事，不是學文章、演說而已。」

「見得思義，有失有得，一切都是如此。物產、名利，一切一切都是得。見得的事，要考慮合不合乎義，合義便可接受，不應當得的就不能接受。」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